

世界各地纪念“四·二五万人大上访”

新闻快读



▲ 4月19日，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府广场前集体炼功。（明慧网）

今年是法轮功学员“4·25 万人大上访”27周年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在以不同方式，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。

纽约法轮功学员将于4月25日再次走上街头，举办大型游行与集会纪念“4·25”；台北法轮功学员4月19日在台北市政府广场举行纪念4·25活动，多位议员和名人到场声援，对法轮功学员27年来坚持和平反迫害表达感佩与致敬；4月16日，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金融商业中心马丁广场举办“4·25”纪念活动，多位嘉宾在集会上发言。

澳洲勋章获得者、资深法学家大卫·弗林特教授在集会上赞扬法轮功“是黑暗中的一束光，照亮世界”。弗林特教授在发言中揭示：“中共为什

么会对一群在公园里练习舒缓功法的法轮功学员感到恐惧？这不是因为法轮功有政治诉求，他们的理念就是真、善、忍。法轮功在中国一开始就广受欢迎，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。其实这就是中国人对自己真正想要的做出了一次无声的公投，这让中共无法容忍截然不同的真、善、忍信仰体系的存在。”

1999年的4·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为阻止中共蓄谋已久的全面镇压，所采取的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努力。虽然未能阻止中共江泽民集团的一意孤行，但是4·25上访让全世界目睹了法轮功学员们大善大忍的胸怀，以及平静、祥和、理性的修炼素养，被誉为中华大地上的一座道德丰碑。◇

★神韵艺术团继2026年1月在比邻弗吉尼亚州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上演10场之后，4月23日、24日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再度上演。联邦议员、州议员及各级政要纷纷颁发褒奖或贺信，表彰神韵艺术团对艺术与文化遗产的卓越贡献，并盛赞演出精彩绝伦，欢迎各界民众观赏演出。

★2026年4月20日，在加拿大国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举行的“跨国镇压的全球影响”听证会上，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协调人戴工羽在陈述中表示，“两份泄露的中共文件显示，习近平亲自下令开展新的协调行动。近两年来，中共的跨国镇压明显升级，涵盖虚假信息、法律战及针对神韵艺术团的虚假炸弹威胁。”

★2026年4月15日，英国安全部长丹·贾维斯回信给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，就一名法轮功学员在大英博物馆真相点遭到中共帮凶袭击事件，重申英国政府对法轮功的坚定支持态度：法轮功学员依法享有和平践行其信仰的权利。任何外国政府在英国境内针对个人实施或指使的违法行为，都是绝不容忍的。议员们也纷纷谴责中共的跨国镇压。◇

四·二五：“极高的动员效率是如何达成的？”

文：笔农

【明慧网】“四二五”事件（1999年4月25日）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极具曝光度的事件。尽管时间已过去二十多年，许多人仍感到好奇：

在1999年那个互联网尚未普及、移动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，上万人在极短时间内从各地汇集到北京中心地带，这种极高的动员效率是如何达成的？是完全自发的“口碑相传”，还是存在一套严密的地下组织网络？

根据明慧网及相关参与者的记述，针对“1999年通讯不发达情况下如何实现万人汇集”这一疑问，其文章中讲述的事实与逻辑可以整理为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、消息的传递方式：以“炼功点”为中心的口碑相传

在明慧网的记述中，信息的扩散并非依赖现代通讯工具，而是基于当时遍布全国的物理网络：

其一，炼功点的口耳相传：当时全国几乎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学炼法轮功，各地都有晨炼的“炼功点”。天津事件发生后，相关的抓捕消息和“天津不让人，让去北京反映情况”的消息，通过辅导员（义工）或学员在早晨炼功



▲ 1999年4月25日，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信访办和平请愿。（明慧网）

时互相告知。

其二，物理流传：学员之间通过登门拜访、电话（座机）询问、以及在炼功点交换信息。这种“人传人”的速度，在拥有至少数千万学员的群体中，如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，并不奇怪。

其三，有对比才知多是少：很多人一听“上万人”就觉得“哇，这么多人”，这是从数字上判断；并且，在现实体感中，一万到三万人聚集在北京市中心街道或特定区域，会产生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交通挤塞感。

然而，10,000人是多还是少呢？大家知道，如果是一场大型的露天音乐会，单日参加人数可能会有30,000人—80,000人。如果去了80,000人，人们会说盛况空前；只去了10,000人，人们会说人太

少了，不是10,000人少，而是“有比较才有鉴别”。

那么4·25呢？当时中国有8,000万—1亿人炼功，只去了10,000人—30,000人，这个比例，应该说是很少、不多，而不是很多。

从天津事件（4月22日、23日）到四二五（4月25日），中间只有两三天，10,000这个传播速度，其实很符合当时中国的通讯条件，以及法轮功学员相互之间保持联系的草根方式。

二、是“自发”还是“动员”？

明慧网文章中反复出现的描述是，4·25事件并非由某个“中心”下令发起的，而是大量个体的自发选择：

1) 许多文章提到，学员听到天津抓人的消息后，基于“为大法说句公道话”的朴素

心理，自发决定前往。

2) 文章记述中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。很多人是到了北京、到了信访局附近才发现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。

3) 时间线的演进(1999年4月22日-4月25日)

根据明慧网整理的事实，万人汇集经历了一个约三天的发酵过程：

- 4月22日-23日：天津事件发生，消息开始在天津及周边的河北、北京地区传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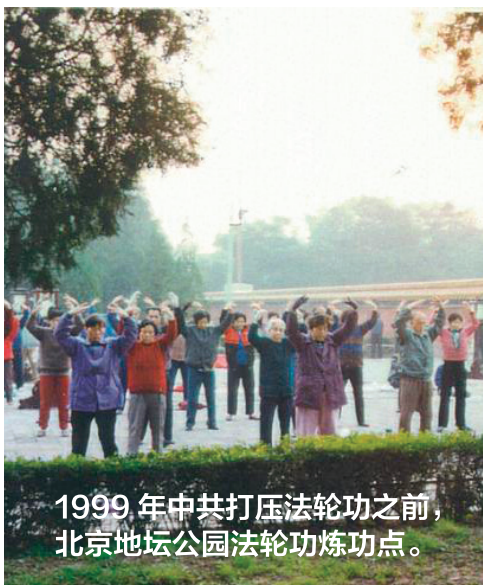
- 4月24日：更多外地学员得知消息，开始动身。由于北京交通便利，周边省份的学员通过火车、长途汽车甚至骑自行车在夜间赶往北京。

- 4月25日凌晨：早期到达的学员多聚集在信访局所在的府右街一带。文章描述称，随着后续赶到的人越来越多，现场警察开始引导人群，最终形成了围绕中南海/中央信访办的态势。

4) 现场秩序的维持事实
针对外界对“组织严密”的猜疑，明慧网文章通过描述细节来解释这种“秩序”的来源：

- 行为准则：文章称，学员们自觉遵守真、善、忍的原则，现场没有人领队喊口号，大家只是安静地站立、读书、或者炼功。

- 环境维护：广为人知的细节是，学员在离开时捡起了地上的垃圾，甚至包括警察丢掉的烟头。明慧网认为，这



种“严密”其实是个人高度自律的体现，而非军事化的指挥。

5) 对“引导”情节的记录

明慧网文章中经常提到一个关键细节：警察带路。

许多亲历者在文章中回忆，25日早晨他们到达时并不清楚该站在哪里，是现场的警察将不同方向涌入的人群引向府右街，甚至“有警察引领我们来到了新华门的红墙外”。

《“四·二五”我们在长安街上》一文写道：“我们站在新华南门东边大约三、四十米的地方（在四·二五的资料片里就有这一地段），对面马路上站着持枪的军人，大约三五步站一个人。他们并不是象在门口站岗那样一动不动，他们来回走动，有的抽烟，有的交头接耳，还有的走到我们面前，看我们手里拿的东西，他们有些人看起来不耐烦。而我们这边男女老少、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老百姓，则是安安静静、满脸平和的站着。”

新华门是一个很敏感的地点，戒备森严，没有“人民”的身影。突然有几十甚至上百的普通百姓停留在那里，视觉上会感到非常突兀，无论你是坐着还是站着。只需要强调一下人数，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很轻易地就相信，这是一场对中南海的“包围”。至于“围攻”一说如何形成的，我们没有找到任何“攻”（也就是攻击、言语和肢体冲突）的证词，不知党报和央视用“围攻”一词的依据是什么。

另一个情节是，在天津事件现场，当地学员被告知：此事必须去北京才能解决。

结语：

在历史研究中，法轮功学员当事人的回忆，被视为“参与者叙事”。它解释了在通讯技术落后的年代，强大的共同信仰和基层社交网络(炼功点)如何一定程度地起到了现代通讯工具的作用，完成了上万人的人群集结。此事如果发生在智能手机时代，那就不止上万人了。

然而，当一个高度自律的百姓群体，以一种极为安静平和的方式，站到了高度敏感的政治空间周围时，这种“出现”和“静默”在时任总理朱镕基的眼中，是一个直接与群众沟通、座谈的好机会；但在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的心里，却成了比呐喊更具威慑力的“攻击”吧。◇

“四·二五” 我们在长安街上

【明慧网】时间一晃，20几年过去了，又到了这个神圣的日子4.25，作为当年“4.25”的亲历者，往事又浮现在眼前。

“我也是大法中的一员！”

1999年4月24日是星期六，电话突然响起，有同修（法轮功学员之间的称呼）告知：天津的法轮功学员被抓，警察不放人，让去北京反映情况；要营救被非法抓捕的天津同修，想去的话，有同修租的车，在哪里停靠，几点出发。

我们家是炼功点，当天就告知所有的学员，有3个人表示一定会去。我们也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们认识的刚入门修炼的学员，包括我们两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，那时候电话

还没在农村普及，有些学员家我们是骑自行车上门告知的。

晚上，我们开始准备出门的东西，点心、水壶等。14岁的女儿把她平时上学带的小水壶也装进我们的包。我们惊讶地问她：“你也去？”我们并没打算带着她。因为作为“六四屠杀”的见证者，我们早知道了那个血雨腥风凌晨的惨无人道，这才刚过去10年，他们会不会再屠杀一次民众？我们可以“朝闻道，夕可死”，但孩子还没经历人生，对大法认识有多深？如果是跟着凑热闹，那不能算是修炼。于是我们劝阻她：“不要去了，那里可能架着机关枪、埋伏着坦克呢。爸爸妈妈如果回不来了，你就投奔姑姑和姨妈生活吧。”女儿坚决地回答：“我不怕，

你们也没权利阻挡我，我也是大法中的一员！”

话说到这份上，我们也只好答应带着她，并在她的裤子里缝上了两百元钱，嘱咐她：如果走散了，用这钱回家。

看到法轮

在去北京的一辆大客上，看到了我的婆婆，她手里挽着一个小布包，那是农村老太太的“标配”，活到将近70岁的她，最远也就到过县城。她是跟同村的另一位老年同修步行赶到县城的，她们不会骑自行车。

25日大约上午8点左右，我们在长安街下了车，居然有警察引领我们来到了新华门的红墙之外，陆陆续续来的大法弟子们很有秩序地站好，在人行道上，规规矩矩地站在马路牙子以内，人群大约站了三四行。在这里，我看到了我的父母，他们和自己炼功点的几个同修站在一起。我们谁都不大声喧哗，（虽然扯开嗓门讲话，是我们大部份农村人的生活习惯），大家交流低声细语。有陌生的同修提醒：年轻人站在最前面，老年同修累了可以在后面坐坐，大家不要双手叉腰，也不要抱在胸前（有对抗的意思）……我们自觉把这些提醒扩散出去。



▲ 1999年4月25日，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信访办和平请愿。（明慧网）

我们站在新华南门东边大约30、40米的地方，对面马路上站着持枪的军人，大约三五步站一个人。他们并不是象在门口站岗那样一动不动，他们来回走动，有的抽烟，有的交头接耳，还有的走到我们面前，看我们手里拿的东西，他们有些人看起来不耐烦。而我们这边男女老少、来自各地的普通老百姓，则是安安静静、满脸平和地站着，没有一个人表现出焦灼、焦躁。

大约9、10点的时候，有人喊：“看树尖上，法轮，大法轮！”我们周围的同修都跟着往天上望，大家都看见了，甚至对面的军人也有人看见了，面露惊讶。

惊人的一幕发生了

中午，大家互相转换着自己的食物：你给我点心，我给你鸡蛋等等。上厕所，有北京的同修引领。北京胡同那时候还是“旱厕”，即使能冲水，也是很简陋的，再加上突然这么多人涌入，脏的程度可想而知。但是我们进去，看到的却出乎意外的干净，蹲坑周围撒了石灰，就象刚打扫的一样。原来，北京的同修就在厕所外候着，几分钟就打扫一次！

大约下午4、5点钟，新华门那里喧闹起来，能清晰地听到人们热情的招呼：朱总理！也听到了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：“不能都聚在这里，派几个代表里边谈谈。”有人高



▲2019年5月18日，法轮功学员五千人在纽约总督岛公园排出法輪图形和“真善忍”三个字。

举手喊：我去，我去！具体去了几个，没看到。人群小小动荡了一会儿，马上又平静下来。大家互相鼓励：代表不出来，我们绝不走散。

我们义务辅导站站长是一个老北京人，60多岁，他从行列里挤过来，挨个通知我们：一会儿通知大家，散开的时候顺着长安街往西走，我们的集合地在某某汽车站。

天黑了，路灯亮起来了。大约7点钟的样子，人群中传来同修的声音，不大，但周边都能听到：“大家互相转告，答应我们的要求了，天津放人了。大家回家吧，把周围环境清理干净啊！”

于是惊人的一幕发生了，大家一同弯腰低头，寻找自己脚下的纸屑、食物残渣，甚至

对面军人丢的烟头我们都捡起来攥在自己手里，然后向左向右地马上离开。

一家人团聚在长安街

我们夫妻拉着女儿，一边寻找双方的老人，最后我们六口家人：我父母、我婆婆、我们夫妻和女儿，相互靠近着，一路向西疾走。将近70岁的3个老人紧紧跟随着我们的步伐，年少的女儿也没有掉队，大约15华里，1个半小时，中途都没有休息，到了目的地，大家都没有筋疲力尽的感觉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在汽车站，站长和另外几个有协调能力的同修与车站领导商议租车事宜，车站终于给配齐了五辆大客车，我们县的同修上了返回的车。

汽车刚发动，就听天空中雷声滚滚，两个小时到了县城。站长嘱咐县城的同修，把农村的同修接到自己家住一晚。这时，雨点开始落了。等我们赶到自己家，刚打开屋门，大雨倾泻而下。多年没有遇到过五一前下如此大的雨。

后来听说，当时许多地方的公安都是应上级指令，去北京接上访的大法学员。我们县也派了几辆车，但是一个人也没接到，据说我县公安因此还受到上级的表扬。

之所以把这个汽车站名字隐去，是因为车站领导被我们感动，没有收费，义务送我们的。◇

七旬邓天玉遭看守所注射试验针药 痛苦不堪

【明慧网】2021年5月，时年71岁的湖北省荆州市法轮功学员邓天玉已被绑架关押7个月。期间，荆州区看守所副所长李莉口头通知她，沙市区法院已对她判处5年徒刑。随后，李莉配合相关人员对邓天玉进行了两次大量抽血，并给她注射不明试验性药物。

注射后，邓天玉全身剧烈抽搐，痛苦难忍，在地上挣扎滚动，持续两个多月。4个月后，即2021年9月14日，她被劫押至湖北汉口监狱，遭受进一步的非人折磨。

中共治下 善良人被迫害

1998年10月，邓天玉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她按照大法书中真、善、忍的道理要求自己，改变了暴躁的脾气，原来每天折磨她的眩晕症、关节炎、肩周炎、颈椎炎、腰肌劳损等疾病不知不觉全好了。法轮大法的修炼，不仅让她身心受益，也让她知道了因果报应、不失不得、要替他人着想的道理。单位领导同事都说她变了个人，宽容、善良。

中共1999年7月20日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邓天玉因不放弃真善忍信仰，遭受3次非法判刑，刑期共计12年，她遭受酷刑折磨，原本健康的修炼人被折磨成残疾人，她的退休金待遇被剥夺。

主要迫害事实如下：

2020年10月18日，邓天玉被沙市区610头目张魏红（已遭恶报死亡）等人绑架。在沙市区解放路派出所，邓天玉被威胁、恐吓逼供超过48小时，致使她血压飙升至240 mm Hg，即使这样，她被劫入荆州市石首看守所。

2021年7月6日，荆州区看守所人员（其中李莉负有责任）把邓天玉当作小白鼠做实验，先强行从她身上抽出两大针管的血，接着给她注射不明药物。同年9月2日，再次从邓天玉



▲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药物迫害示意图。（明慧网）

身上抽出两大管血做检测。被注射不明药物之后，邓天玉老人全身抽搐，满头、满嘴起包（头上的包至今未完全消失），痛苦不堪，在地上挣扎打滚，持续两个月。

有人议论说，给邓天玉注射的是研发艾滋病的实验药物。看到邓天玉老太太痛不欲生，一次，李莉良心发现，向邓天玉道歉说：对不起，之前不知道药物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。然而，在中共灭绝人性的迫害中，邓天玉仍被继续非法关押，直到被劫持入狱。

邓天玉被投牢到湖北汉口监狱入监监区后，分别在2021年9月14日和同年10月2日、11月上旬，被强行抽了三次血，每次都是两大针管（与荆州区看守所抽的剂量相同），可能是跟踪对艾滋病药物实验的检测。

因邓天玉坚决不写“悔过书”等，监狱教育科长华云叫嚣：“我知道你不会转化，你以前是‘宝丰女子监狱’有名的‘江姐’，我就是要假的，假‘转化’就行。”

邓天玉不配合，因此被长期迫害，比如：米饭中下药、群殴、灌粪便等，致使身体非常衰弱，2024年7月3日，在八监区做卫生时，突然倒地。检查结果说是中风、脑溢血、脑梗、半身不遂。

2025年10月18日，时年75岁的邓天玉刑满回到家。回家后，她仍无法正常走路。◇

反思是人类文明的共有机制

文：一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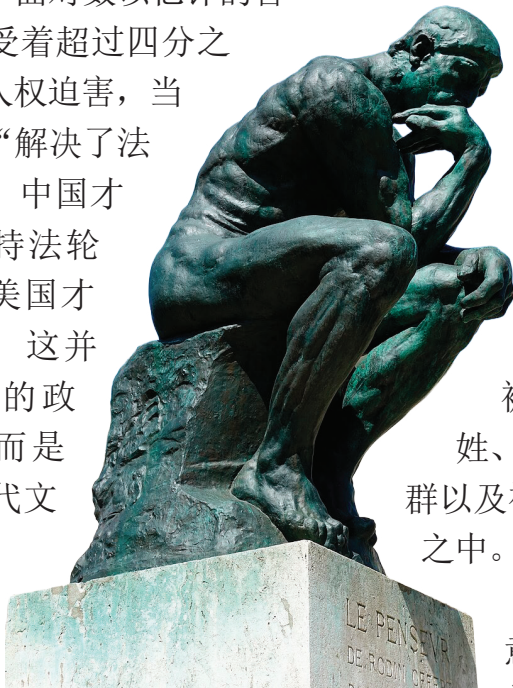
【明慧网】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，人权与道义始终是维系社会稳定与国际秩序的核心力量。面对数以亿计的善良人民遭受着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人权迫害，当有人提出“解决了法轮功问题，中国才能好。支持法轮功人权，美国才能好”时，这并不是夸张的政治口号，而是触及了现代文明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：人权与道义的联动效应。

对于中国，解决法轮功问题不仅是处理一个庞大社会群体的冤情，更本质的是修复法治体系和重塑道德底线。真善忍是普世价值。如果一个基于真、善、忍的庞大信仰群体可以被个别人随意定性、剥夺基本权利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，那么这种体制逻辑终将伤害到每一个普通公民。

对于美国及国际社会，这涉及到全球文明的价值共识。支持人权不仅仅是政治姿态，更是对普世价值的捍卫。如果国际社会在面对大规模人

权迫害时选择沉默，那么这种价值观的倒退，最终也会侵蚀美国及文明世界自身的根基。

正如《四二五：“极高的动员效率是如何达成的？”》和《四二五：天津事件是全部原因吗？》两篇文章所梳理的那样，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那些被掩埋的事实、被扣押的批示、被剥夺权益的百姓、被刻意引导的人群以及被抹黑的善意言行之中。



当人们开始愿意剥开层层迷雾去审视这些细节时，

反思就已经开始了。反思让社会避免盲目重复错误，为国家赢得神的佑护。反思之所以重要，还因为它是人类社会避免崩坏、维持传统和文明连续性的关键的自我修正机制。

人权从来不是“某个群体”的问题。价值体系的崩塌会反噬所有国家，沉默会形成“负面示范效应”。如果国际社会对严重的人权问题不再关心，那么自由世界内部的价值共识就会被弱化。因此，国际社会关注人权，不仅是“道义”，也是维护自身制度稳定的一种方式。◇

明慧统计

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，2026年2月份获知，至少又有4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入狱，分布于中国大陆的14个省、自治区和直辖市，其中被非法判刑的最年长者90岁。判刑迫害严重的地区依次为：山东省14人，辽宁省8人，黑龙江省5人，吉林省4人。其中，山西73岁夏忆林女士刚结束4年冤狱回家，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，宣布在监狱高压下被迫做出的所谓“保证”全部作废。仅3个月后，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。夏忆林先后4次被非法判刑，累计冤狱已达15年。另有济南市90岁的王传文老先生，被非法判刑两年。老人坚决不服表示将上诉。◇

三退大计

据退党网站显示，截止到本周，办理了三退（退党团队）的中国人为4亿6千多万。

办理方法：1. 翻墙登录退党网站：tuidang.org 2. 用海外信箱发邮件：santui@tuidang.org 3. 请法轮功学员帮助。

天安门自焚疑点

- (1) 王进东衣服烧糊了，两腿间的绿色雪碧瓶和头发却完好无损。为什么？
- (2) 那一天，为什么众多警察都背着灭火器巡逻？
- (3) 录像慢镜头播放显示，刘春玲是被一名“军大衣”击中后脑倒地而死。
- (4) 现场特写、中景、全景镜头俱全，警察执灭火毯摆拍，谁安排的？

骨髓癌患者：这句真言我要永远念下去

【明慧网】我的邻居王虹（化名），七十来岁，是个没有文化且泼辣、强悍的村妇。以前我跟她讲法轮功真相，她从来不听，说：“我不信这个。我这身体比谁都好，我比男子都能干。”

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就在去年十二月的一天，王虹突然浑身没劲、酸痛、不想吃饭。又过了两天，王虹就浑身疼，疼得睡不着觉。起初她以为是感冒了，也没在意。可不几天，她竟起不来床了，下不了地了。她的家人就给她请了本村医生给她输上了液。可是几天后病情也不见好转。

花光积蓄还借债

家人一看不行，就把她送到了县医院，经检查化验，确诊为骨髓癌。这真是晴天霹雳，当时全家人都懵了。这可怎么办啊！县医院医生建议她去大医院治疗。就这样，当天王虹就被家人送到了北京顶级的301医院。她在301医院治疗了十四天，两个疗程。就这十四天她花完了家中所有的积蓄不算，还借了三十万元的外债。费用太大了，这对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，怎么能承受得了呢！

后来实在是借不到钱了，王虹就只好回家。回家后她疼



得一把一把的拽自己的头发，或者用头撞墙，她太痛苦了。她的丈夫见状，那真是痛彻心腑啊。当时正逢寒冬腊月，又刚下了场大雪，晚上零下二十多度，她的丈夫独自一人在大街上踱来踱去的，唉声叹气。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！

后来她丈夫让一个亲戚给贷了几万元钱。他给王虹买了一盒进口的针剂，每隔十四天打一针，可这一针就是一万一千元人民币啊，如此昂贵的药物，贷的这几万元的钱很快就用完了。往下可怎么办啊！这愁坏了家人。

一句真言化解难题

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后，再次来到了王虹家。我让她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，

告诉她，只要诚心诚意的念，大法的师父就一定会管她。这次王虹没有拒绝。

说来神奇，就在王虹诚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的第三天，她觉得全身不怎么疼了，能下地了，也有精神了，也想吃东西了。她下地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师父磕了一顿头，她边磕边说：“大法师父谢谢您！谢谢您呀！”

这一天正是王虹该打针的日子，她没有打。就这样，没多少天，王虹觉得全身哪都不疼了，又和原来的自己一样了，什么活都能干了。王虹的骨髓癌好了。

现在王虹见人就讲：“是法轮功救了我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，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我要永远念下去！谁不信我也信。”◇



乱世中 唯有神佛 能保护你我

文 / 李清 (中国大陆)

【明慧网】现在经济不景气，百业萧条，但中国各地有两个行业最火爆，那就是医院和殡葬业。各大城市的医院都人满为患，尤其肿瘤医院不找关系都进不去；火葬场每天都排很长的队，甚至有工作人员说，现在死的人比疫情时还多。

自从“中共病毒”（新冠病毒）爆发和强制全民打疫苗之后，中国人的死亡率和严重疾病患者呈井喷爆发。现在老百姓大多数都知道是毒疫苗的原因了。回想起强制打疫苗期间简直就是第二次文革：不打疫苗，成人不让上班，孩子不让上学，商场不让卖东西；后来有的地方还发鸡蛋、发钱让人去打疫苗。其实稍有分析能力的人都会觉得不对劲儿，可惜的是，习惯了盲从的绝大多数人，在性命攸关的问题上依然选择盲从。

2021年，老年人成为“攻坚”对象，只要家里有老人没打疫苗的，社区人员、区委会人员一遍遍上门，威逼利诱、连哄带骗、连得了癌症、瘫痪在床的都

不放过。结果那年年底，很多老年人扎堆死亡，火葬场烧人都烧不过来。

过去，社会上很少听到年轻人有猝死的，现在中青年猝死成了家常便饭。至于全民打疫苗后，癌症、心梗、脑梗、心脏病、白血病、艾滋病、疱疹、结节等数量呈几何级增长。医学上把这叫新冠疫苗的 ADE 增强效应。简单说，就是这种疫苗能够摧毁人的免疫力，然后把各种疾病放大、增强。

如果说，疫情前的中国人还迷信于中共的谎言，经过三年多全国性的变态封锁、红色恐怖，加上毒疫苗带来的巨大伤害，很多人都被痛醒了，终于敢正视邪党害人的事实了。

过去谁要揭露中共干的坏事，谁就是反党，老百姓都帮邪党说话。现在人们发现，老百姓在邪党眼中只不过是小白鼠而已。真是针扎到自己身上才知道痛啊，代价太大了！有什么方法可以消解疫苗之毒，解除疫苗后遗症呢？方法当然是有的，有句话叫“魔高一尺，道高

一丈”。很多法轮功学员也打疫苗了，很多明白“法轮大法好”真相、做了“三退”的人也打疫苗了，但毒疫苗对他们没起什么伤害作用，因为他们有大法和神佛保护。《共产党宣言》中公开承认共产党是“幽灵”。

“幽灵”说白了就是“邪灵”、“魔鬼”。一般来说，普通世人是对抗不了魔鬼的。尤其是很多中国人曾在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不断对着血旗宣誓，要为共产主义献出生命；共产邪灵就以此为借口杀人，让中共党、团、队成员兑现为它“献身”的誓言。所以，唯有声明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组织，才能废除毒誓不再受邪灵控制。

能战胜魔鬼的唯有神佛，能保护你我的也唯有神佛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真心敬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，会得到神佛的护佑。

◇

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讲真相

中共为打压法轮功，编造了天安门自焚等各种谎言，同时不让法轮功学员发声。为了让公众了解事实真相，还民众知情权，法轮功学员以发放传单、口述等方式讲清法轮功真相，澄清事实。许多接触到真相的人改变了对法轮功的误解。讲真相是反迫害的核心方式。◇